

楔 子

「小朔，誰是呂洞賓？」五歲的凌軾央口齒不清的問，接著頭部立刻被狠狠的賞了記鍋貼。

「叫我姊姊，笨小央！你問這幹麼？」

小男孩只是搖頭。他記得爸爸說過祕密不可外揚，這件事是他們凌家的機密，所以不可說。「小朔，快告訴我呂洞賓是誰啦！」

「他是八仙之一啊。」一頭俐落短髮的小女生白了矮小的鄰居一眼，順手為他整了整立起來的領子。

「那他為什麼會被狗咬？」剛剛他在他們凌家祖譜上看見某一代老爺爺的名字旁，用紅色小楷寫了「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話，所以他很想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女孩先是一愣，然後也很不解的說：「他被狗咬一定有原因的啦……唉唷你好煩，我要去和大順他們玩老鷹抓小雞了，掰掰！」不知道答案的女孩索性以玩耍逃離現場，只留下一個因慾求不滿……求知慾不滿足的嘟嘴小男孩。

「爸，為什麼我們家祖譜上會寫這句話？」指著祖譜上的紅色小字，小男孩執意得到一個滿意的解答。

「哦，那個啊！」凌士鈞撩了撩一頭雜亂的長髮。「以前我們凌家和尉家及應家是世交，可是在凌良祖爺……呃、我不知道要叫他什麼……啊不重要啦！反正就是在他那代時他們突然鬧翻，從此不再來往，凌良祖爺才氣得寫下那句話。」凌軾央聽了更好奇。「為什麼鬧翻？」

「好像是因為姓尉的那一代不太正常，買了個爛東西就要當作是給凌良爺爺祝壽的禮物，但他和應家的大概沒先商量好，我們家爺爺都還沒來得及收下，應家人就氣得和尉家人吵起來，搞得爺爺這個壽星還得反過來當和事佬。」他沒轍的聳聳肩。

「那不就沒事了？」

「錯！結果應家和尉家的人卻莫名其妙的惱羞成怒，竟然怪爺爺幹麼在那天生日，不然他們也不會吵架。」

「所以爺爺就氣得和他們吵起來？」凌軾央軟聲猜測。遇上這樣的朋友也真不幸啊，還是小朔好。

凌士鈞還是搖頭。「沒有，我們凌家人才不會那麼沒氣質。」他臉上淨是捍衛自家人的認真神色。

「不然是怎樣？」

「爺爺就用力哭了一天一夜，讓另外兩個人終於決定三家快點絕交，結束這段孽緣。」

「……」

第 1 章

好好的一個放學時光，慢慢從學校散步回來，就因為一封突如其來、大刺刺貼在

門上的信，讓十歲的凌軾央面臨了家裡大唱空城計，而肚子也傳來迴音的悲慘命運。

打開客廳的燈，什麼人都沒有，這很正常，除了他以外，會有其他人待在客廳裡那才奇怪。

打開廚房的燈，一切也一如以往般空空如也，但是那個該死、沒良心又一點責任感也沒有的男人居然搜括走他藏起來解饞用的科學麵，而且連半包都不留給他暫時填填肚子！

那個王八蛋，最好不要回來了！

原本好看的鳳眼微微眯起，再嘟起小嘴，他將書包丟在客廳後，馬上出門轉戰正對面的公寓。

「噤——」

他狠狠按下對門的門鈴，來個奪命追魂 Call，逼得裡頭的人趕緊奔到大門前，馬上打開鐵門，順道一拳就往他頭上撻了下去。

「凌、軾、央！」

「哎呀！痛耶！」

「我就知道是你。」十二歲的俞朔晚氣呼呼的鼓起雙頰，瞪著矮了她一截的小男孩，「我爸昨天工作到很晚，好不容易才回來睡覺的，你這樣一直按著門鈴不放，是會吵醒他的。」

只見凌軾央無奈的揉揉額頭，之後又揚起一抹好看且天真的笑容，「小朔，我肚子餓了。」

「叫姊……」算了算了，再糾正他幾百年他也不會改口，還是省下這點力氣吧。

「你爸爸呢？」

「在這。」

將信塞到她手中，他便非常自動自發的走到她家客廳，坐在讓他感到最舒服的沙發一角，然後開電視、看卡通，好像這裡才是他家一樣。

「嘎？在這？」俞朔晚納悶的大皺起眉。這是什麼怪回答？

但她還是馬上打開信，拿出裡頭的信紙，只見紙上那龍飛鳳舞的瀟灑草書，清楚寫明了凌軾央所面臨的非人道際遇——

「親愛的兒子，你爸爸我決定要去瓜地馬拉拍照，聽說那裡很……」俞朔晚非常努力的認字，但這糊成一團的字到底寫的是什麼呀？算了，跳過跳過。

「……你不需要擔心我，別怕我會冷死、餓死之類的，我的適應力很強，死不了啦，哈……」

額上頓時三條斜線落下，俞朔晚先是回頭瞧了一眼沙發上的男孩，看他似乎一點都不在乎，才又繼續把視線放回信上，「倒是親愛的兒子，這是你獨立自主的好機會，別怕，爸爸的精神永遠與你同在，放心去磨練成長吧，哈哈！」

……

俞朔晚似乎可以看見一個瘋瘋癲癲的流浪攝影師站在夕陽下，非常豪邁的爽朗大笑，那笑聲還有迴音咧，可他……他真的放心將一個十歲的小鬼頭自己一個人丟

在家裡，也沒有母親照顧他？

「真是夠了，到底是誰會被磨練成長，我看是我吧？」

沒好氣的關上門，俞朔晚只好乖乖到廚房去張羅男孩的晚餐，幸好晚餐下的麵還有剩下一些，再加個蛋呀菜呀肉的，勉強強強可以湊成一碗雜燴麵。

可別說她虐待兒童，荼毒國家未來的棟樑，她自己都是小孩子，能做到這樣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喏，給你。」

香噴噴的雜燴麵一端入客廳，凌軾央馬上就恢復了一身活力，笑得開心，「小朔，還是妳最好。」

「少廢話，快吃麵，吃完麵就給我滾回你家去。」

「是。」

嘴巴說是這麼說，其實他心裡早就在打其他的鬼主意。他才不想回那個冷清、沒有人氣又沒食物的家裡，還是小朔家溫暖呀。

不管了，他要賴著不走，就算九級大地震來了也別想他會奪門而出！

「看看你，連吃個東西也這麼不專心，湯汁都濺出來了啦！」

俞朔晚趕緊抽起一旁的面紙，先幫他擦掉臉上的湯汁，才接著擦濺到桌上的湯漬，十足的保母架式。沒辦法，遇上這個從小就愛黏人的鄰居，她早已習慣順手照顧他。

看著他快快樂樂的吃麵，一副非常滿足的模樣，俞朔晚不得不困惑的問：「小央，難道你……都不難過？」

「嘎？我難過什麼？」

「難過你爸就這樣丟著你……去工作。」

其實她很想直接說跑了，這個詞真的比較貼切，但她不能殘害幼小心靈，只好硬生生的換一種說法。

「不會呀，少了他，就少了一個會跟我搶妳做的飯吃的大食量傢伙，多好呀。」

他剛才生氣不是在氣他老爸拍拍屁股就走人的事，而是因為他愛吃的科學麵被土匪給劫光了！

俞朔晚只能無言。差點忘了，只要凌叔叔在，絕對是父子倆一起巴望著等她做飯，從來不開伙，更扯的是連去外面買現成的都懶，只回她一句話，他們習慣吃她做的飯菜，雖然簡單，卻有家的味道。

就因為這一句話，她徹底投降，還心甘情願多了一個身份，就是他們凌家的兼職廚娘。

「唉，真是拿你們父子倆沒辦法……」

小央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因病過世，而他的老爸似乎也是從那時開始變得有些瘋狂，常常一出去拍照就不知道該回家，像是完全忘了自己還有一個兒子一樣。而她的媽媽則是早和工作狂爸爸離婚，從小她就自力救濟，因為爸爸只要一工作起來就什麼都不顧，他的生活起居也都是她在處理照料。

因為這樣的際遇，她早已養成非常獨立自主的個性，倒是凌軾央，依舊散散漫漫

的，老是賴著她，反正天塌下來了也是先打到她，不必他來煩惱。

一想到這，俞朔晚又忍不住嘆了口氣，明明他們倆的遭遇就差不多，為什麼養出來的孩子卻是兩極化的表現？

對了，人家似乎都說男孩子會比較晚熟，好吧，那她也認了。

好不容易凌軾央終於填飽肚子，心滿意足的揚起笑容，那模樣可愛得很，正當俞朔晚以為終於順利打發掉這個纏人傢伙時，沒想到他卻又開口，「小朔，我想吃青梅果凍。」

「噯？」還不滾？還想吃她的？

「沒有了嗎？」

凌軾央突然失望的微皺起眉，鳳眼像是微微泛著水光，好生可憐，「小朔特製的青梅果凍最好吃了，吃不到我會好難過、好傷心，傷心就會睡不著覺，會黑眼圈，精神不好，精神不好之後考試就會考差，然後被老師……」

「好了，我知道啦！」俞朔晚受不了的趕緊制止他，再讓他繼續說下去，到時候一定連地球爆炸這種離譜事也會扯到她頭上，「之前的已經吃完了，過幾天我再買材料，才有辦法做給你吃。」

「喔耶！還是小朔對我最好！」一達到目的，凌軾央馬上收起可憐兮兮的表情，開心的來到電視機前面，從下頭的櫃子裡挖出老舊的任天堂，開始準備打電動，

「小朔，我們一起來玩，妳想要玩瑪莉兄弟還是魂斗羅，還是泡泡龍？」

俞朔晚三個都不選，反倒開口詢問，「小央，你的功課咧？」

他馬上自顧自的拿起其中一個卡帶，「來玩泡泡龍好了。」

「小央……」

「啊！瑪莉兄弟也不錯，雖然已經破關過了，但再玩一次也很有趣……」

「凌、軾、央！」

「好啦，我知道了啦。」他不情不願的放下卡帶，無奈的轉身，「功課都還沒寫。」

「那還不快點回去寫？」

「好嘛，寫就寫，還不就是那一堆無聊的東西……」

只見凌軾央邊碎碎唸邊推開門走了回去，還走得心不甘情不願的，讓俞朔晚又是猛搖頭。然而當她將客廳裡的碗筷收回廚房又走出來時，赫然驚見他又出現在客廳內，還將他的功課全都給帶了過來。

「凌……凌軾央，你到底在做什麼？」

「寫功課呀。」微微瞥了錯愕的人一眼，不懂她為什麼會有那種見鬼的表情。

「你寫功課就寫功課，幹麼跑來我家寫？」

然而凌軾央給她的回應卻是無辜的眨眨眼，「不行嗎？」

她二話不說地收起他的課本，揪住他的衣領，將他給拉回他家門前，接著對他伸出手，「你家鑰匙。」

凌軾央噙了噙嘴，很委屈的將鑰匙從口袋中拿出來，乖乖交給她。

開門後，她先將他給推進門，接著將課本全部塞還給他，最後再將鑰匙塞回他口袋，然後拍拍雙手，像是剛丟完垃圾一樣，這才對他漾起了一抹笑容。

「乖乖在你自己家裡寫功課，想賴在我家，門都沒有，拜拜。」

關門，走路的聲音直接延伸到對面公寓，直到對面公寓也傳來關門聲音後，凌軾央才臭著一張臉將書本都丟在地上，整個人趴倒在沙發裡，顯得非常喪氣。

「沒想到還是失敗了……」

他不喜歡待在這只有他一人的空間裡，沒有溫暖，沒有熱鬧，什麼都沒有，只充滿了寂寞。

不過不要緊，明天開始，他會再接再厲，繼續賴在小朔家裡不走！小小的臉上充滿了不容忽視的堅定。

「央央，等等我，別走那麼快嘛。」

熱鬧的午餐時間，凌軾央在老師說下課之後馬上走出教室，其他同學都開心的拿出便當要吃午飯，就他手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一個同班的小女生趕緊從教室追了出來，拉住他的手，「央央，先停一下，我有話想問你。」

凌軾央困惑的微皺起眉，這個女同學他根本就不熟，為什麼會突然拉住他？「小美，怎麼了嗎？」

只見小美有些害羞的揪著自己的裙襬，甜甜的說：「央央，聽說你爸爸去了很遠的地方工作，所以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在家，是不是？」

「是呀。」那又怎樣？

「你媽媽也已經不在了，所以……都沒有人照顧你？」

「這個……嘿嘿……」他傻笑了一下。他有小朔，有她照顧他就好了。

可是沒想到小美卻將他的傻笑誤以為是無奈的笑，頓時之間眼泛淚光，心疼不已，「好可憐呀……央央，難怪你這一陣子都沒有帶便當，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走出教室，原來是沒有人幫你準備可以吃的東西。」

「嘿嘿嘿……嘎？」她剛才說的那個可憐傢伙是誰？是他嗎？

小美馬上打開她的便當袋，掏出一顆蘋果，「央央，這顆蘋果給你吃，以後我會跟媽媽說，叫媽媽多準備一份便當給你。」

瞧著自己手上莫名多出的蘋果，凌軾央依舊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就在他依舊處在納悶狀態之際，一直躲在教室內偷偷聽他們對話的其他女同學紛紛衝出來，同樣淚汪汪的將手中的東西全塞給他——

「央央，我、我有多出來的麵包，這給你當午餐。」

「我不喜歡吃便當的雞腿，央央，你愛吃我就給你吧。」

「我在減肥，央央我的便當全部給你，你絕對不要客氣。」

「央央，我……」

「央央……」

凌軾央可是她們心目中的小王子，斯文可愛又聰明，他什麼話都不說，只是默默的承受著孤獨痛苦，這更是讓她們的母性本能瞬間爆發出來，只想好好疼愛這個英俊卻孤苦無依的落難王子。

「央央，我這邊還有……」

「央央……」

看著自己手中的東西越堆越多，而且什麼東西都有，凌軾央的表情就越變越奇怪。她們是把他當成豬嗎？這麼多東西，他一天分三餐再加宵夜，拚個三天或許都還吃不完耶！

「咦？小央，你在幹什麼？」

久等不到人出現的俞朔晚乾脆從六年級的樓層來到四年級，手上還拎著一個便當袋。最近都是她幫他準備午餐便當，憑他愛吃的個性早該出現在她面前的，不知道今天是因為什麼事情耽擱？

「啊，小朔！」凌軾央馬上開心的抱著一堆食物跑到她面前，「今天的便當是什麼菜色，我好期待耶！」

俞朔晚將視線停留在他胸前那一堆壯觀的食物，突然皺起眉頭，再想想自己便當裡準備的菜色，頓時覺得失色非常非常非常多。

心裡有些悶悶的，突然不知道自己早起花那麼多時間準備便當到底是為了什麼。

「小央，你們班的女同學非常有同學愛嘛。」

「噯？」凌軾央的笑容突然一僵。

「既然你已經有這麼多愛心午餐，那我的這一份就可以省下來，免得浪費。」

話一說完，她就面無表情的往回走，這簡直嚇壞凌軾央了，只見他急急的跟在後面，完全不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朔，我的便當……」

「你不是已經有了，還跟著我幹什麼？」

他低頭看了一眼這些天外飛來的食物，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小朔討厭，「可是我就是想吃妳做的便當。」

「那好呀。」俞朔晚終於停下腳步，轉過身來，完全不給他好臉色看，「只要有辦法把你手中的東西給解決掉，還有肚子吃我的便當，我就把便當給你。」

「噯？」他這下不得不大大的愣住。要他一口氣吃完三餐加宵夜乘以三天的食物，分明是要他被撐死嘛！

「怎麼，吃不完？那沒辦法了，我只好把便當帶回家，直接當我的晚餐。」

眼看她又要轉身繼續往前走，帶著他心愛的便當離開，他趕緊大喊出聲，「等等，小朔！」

「又怎麼了？」她就不信他能吃完手中那堆東西，哼！

為了小朔親手做的便當，凌軾央打定主意拚了！「我……我就解決給妳看！」

「真的？小央，不要勉強哦。」

「才不會勉強，妳看著吧！」

凌軾央的鳳眼微微眯起，輕咬住下唇，努力思考解決辦法，突然腦中一道靈光閃過，一抹得意的笑容就掛在他的嘴角，有種人小鬼大的感覺。

俞朔晚不解的瞧著他突然停在恰巧經過的一位陌生同學面前，笑嘻嘻的將手中的麵包塞給對方，「喏，給你。」

「咦？」這……這個傢伙，居然想作弊！

「給你。」

只見他將手中的東西一個個都分給路人同學，毫不心疼手軟，倒是他後頭那一群娃娃娘子軍痛得只想咬手帕洩恨，她們的心意就這樣被硬生生給毀了呀！

過沒多久，凌軾央就將手中的食物分送完畢，笑咪咪的又回到俞朔晚面前，完全沒有心虛的感覺，「小朔，我已經『解決』完那些食物了，可是我的肚子還是空的耶，這樣子可以吃妳的便當了嗎？」

「你……」俞朔晚不禁失笑，真不知道是該說他賴皮，還是說他小聰明用得好，這麼輕易就解決掉她所出的難題。「算了，我認輸，你贏了。」

「喔耶！小朔快一點，我的肚子已經餓扁了啦！」

「喏，給你。」俞朔晚終於笑著將便當袋往前一遞，還拿出裡頭附加的一個透明小杯子，「午餐甜點，青梅果凍。」

「青梅果凍？哇！太好了，終於讓我給等到……」

正想感激的捧住便當袋，卻突然感到自己的背莫名其妙的麻了起來，像是被什麼東西給電到一樣，他困惑的微轉過頭，瞬間嚇了一跳，更是竄起了一身冷汗。

只見那一群娃娃娘子軍正惡狠狠的瞪著便當袋，像是要看透裡頭到底裝了什麼美味的菜色，能得到她們的小王子這麼大的回應，還有那個什麼青梅果凍，是哪個牌子的，她們放學後馬上就去買來進貢，絕對不會輸給這個大姊姊！

俞朔晚也看到那些拚命放著寒光的眼神，馬上將便當放在凌軾央手上，轉過身就識相的趕緊落跑，「慢慢吃，我走了，再見。」

「嘎？小朔，小……」

俞朔晚一撤退，那一群娘子軍馬上接著團團圍住他，讓他連跑都來不及跑，只見她們一個個雖然都笑盈盈的，但那股強大的壓迫感怎麼藏都藏不起來。

「央央，便當裡到底裝了什麼菜，我們可以看看嗎？」

「對呀，我們好好奇哦，可以嗎？」

結果隔天之後，他的桌上便放了一大堆相同菜色的便當，讓他一到中午就嚇得馬上離開教室避風頭，乖乖的去找俞朔晚報到。

雖然是同樣的菜色，但畢竟不是小朔做的呀，他的嘴可是很挑的，只喜歡她做出來的味道。

那是什麼樣的味道的說不太出來，大概是……用心，還有溫暖吧。

只帶給他的溫暖，能夠填飽他的胃，還有……那經常寂寞不已的心……

卓越生物科技研發中心

研發大樓內，一身白衣的研發人員忙碌的在個個研究室奔走，完全不浪費一絲一毫的時間。

這是一間私人財團贊助的生物科技研發中心，裡头的研究包羅萬象，是走在生物科技最尖端的指標之一，裡头的研究員自然也是萬中選一，在國內只有少數幾家

能有實力與卓越一較高下。

苗嶸來到其中一間研究室前，眼神透過透明窗鎖住裡頭的一名研究員，原本沒什麼表情的嘴角淡淡微揚，內心正暗自盤算著。

他所鎖定的研究員叫俞修任，他已經私下調查過，俞修任是個好研究員，個性溫和不多事，反過來說，也就是懦弱怕事，對於研發中心內的一些派系及權力鬥爭完全不過問，只專心的做研究，以免惹來一身腥。

這樣的個性正好是他想要的，多做事，少說話，最好除了研究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別管。

被其他的研究員叫出研究室，俞修任一看到在外面等待的人是苗嶸，只覺得訝異不已，因為苗嶸是卓越的首席研究員，他所帶領的研究絕對是財團砸入所有資源力挺的重點計畫，無人能出其右。

「苗……苗研究員。」俞修任簡直開心到快語無倫次了，不知道這重量級的研究員來找他是為了什麼。「很……很高興能和你見面，請問……有什麼事嗎？」

苗嶸揚起淡而沒有溫度的笑容，「俞研究員，今天來找你，其實是想邀請你加入我的研究團隊。」

「什麼？難道你……你說的是『Ideal 計畫』？」

「沒錯，就是 Ideal 計畫。」

Ideal 計畫的重點是致力於使人類細胞年輕化，也就是一般人認知的長生不老，在現代可是一門超級先進卻也超級困難的研究，沒有多少人有能力接觸。

在以前來說，想長生不老簡直就是個不切實際的空想，但現在的生物科技越來越先進，想要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沒想到自己會被苗嶸選為研究團隊的研究員之一，俞修任興奮不已，毫不考慮便馬上點頭，「這是我的榮幸，能和苗研究員一起做研究，是卓越所有研究員夢寐以求的事情呀！」

「那就太好了，俞研究員，我很期待能看到你成為團隊內的得力助手之一。」

「是、是，我一定會努力的，一定！」

輕輕鬆鬆就得到一位容易控制的研究員，苗嶸原本冷淡的笑容多了一絲嘲諷，只不過沒有人看得出來。

第 2 章

對於自己父親一外出拍照就像是徹底搞丟這種事，凌軾央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因為有沒有爸爸，他所過的生活都是一樣，沒差多少。

反正只要有小朔在，衣服髒了她洗、肚子餓了她煮東西，就連自己的狗窩亂七八糟，她也會看不過去的幫他整理，只不過還會附帶訓他一頓就是。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而凌軾央也上了國中，開始他另一段全新的求學生涯。放學的鐘聲一打，其他人趕著去補習班補習，他卻是背起書包就往操場走，表情非常輕鬆愉快。

來到操場旁的籃球場，他沿著場外的網狀圍欄慢慢行走，目光則一直盯著在場上到處奔跑的某個女生。

她頭髮剪得短短的，身上穿著籃球校隊寬大的球衣，運球俐落的在場上穿梭著，那中性化的樣貌及打扮不只抓住了他的眼神，場外所有圍觀的人們也緊緊盯著她，片刻都不放過。

只見她準確的切入敵方陣營，對別人的包抄、攔截一一閃開，一記暗拐子對準了她的腰她也機靈的一閃而過，接著跳起，將手中的球投了出去，跳投的姿勢完美無比。

只聽見刷的一聲，空心入籃，凌軾央開心的握住拳頭，像是他自己得分一樣開心大叫，「Yes！」

「啊—朔學姊，學姊好厲害，加油呀—」

「學姊我愛妳—朔學姊，妳是我的偶像—」

「啊—朔學姊—」

突如其來的瘋狂尖叫聲嚇得凌軾央往旁邊微微閃了一下，直到現在他才發現，他的左手邊站了一群不認識的瘋狂女同學，拚命叫著朔學姊好帥，朔學姊加油等這些讓人聽了雞皮疙瘩爬滿身的噁心話。

是的，她們口中的那位朔學姊就是小朔，現在的她可是女子籃球校隊的隊長，女性粉絲多得很。

看到她們眼中閃爍著崇拜迷戀的光芒，凌軾央有些不是滋味的微抿起嘴。他從來就不喜歡她參加什麼籃球校隊的，不只她回家的時間變晚，還有這些三八到不行的粉絲親衛隊，都讓他非常的不舒服。

為什麼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呀，哪裡還管它為什麼？

球隊的練習賽一結束，俞朔晚就看到站在欄外的男孩，她笑著來到欄前，卻看到他鳳眼微眯，微噘著嘴，標準的生氣表情。

「小央，怎麼了，是誰惹你生氣？」

「沒事。」

「沒事才怪，要不然你嘴嘟得這麼高是在幹什麼？」

「咦？那……那是凌軾央耶！」

那一群粉絲親衛隊現在才發現到凌軾央的存在，馬上錯愕的倒抽一口氣。

如果說俞朔晚是籃球場上的風雲人物，那凌軾央就是整個學校的風雲人物了。

他的外表斯文，長得很好看，是不少女生心目中暗戀的對象，而且他自從一進到學校後，馬上稱霸全年級，每次段考都拿全校第一，沒有一次例外。

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大家都以為他一定是個乖乖牌的書呆子，可奇怪的是，他又整天散散漫漫的，功課常不交，無視於校規的存在，老師好幾次想請他的家長來學校談談，卻從來沒有一次成功過。

不過這是廢話，因為他家根本沒大人呀，哈。

沒想到心目中的偶像居然會認識凌軾央，這讓那一群粉絲親衛隊開始低聲竊竊討論。雖然凌軾央長得不錯，但太斯文弱雞了，還是她們中性帥氣的朔學姊好。

俞朔晚根本沒察覺到凌軾央和粉絲團之間的暗潮洶湧，只是對著他皺起眉，「小央，制服穿好。」

他的上衣下襬完全沒紮在褲子內，就這樣大刺刺的放在外頭，這讓一向守規矩的俞朔晚看了有些不高興，忍不住又開始碎碎唸。

只見他皮皮的一笑，「都已經放學了，沒關係啦。」

「不行，紮起來。」

面對著她的堅持，凌軾央只好無奈的開始紮衣服，有點心不甘情不願，而俞朔晚則將雙手穿過欄網的大洞，順手幫他扣起胸膛前刻意解開耍叛逆的制服釦子。

「每天在學校都看你儀容不整的，訓導主任或糾察隊都沒說話嗎？」

「說了。」

「那你還這樣？」

他還是皮皮的笑。聽到當作沒聽到，說了當作是在說別人，這是他一向奉行的準則。

他瞥了眼一旁的親衛隊，果然見到她們嫉妒得恨不得馬上衝過來痛扁他一頓的模樣，這才滿意的對她露出挑釁的猖狂笑容。

除去了嫉妒，更多看到這一幕的人卻是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學校老師都奈何不了的問題學生，現在居然在俞朔晚面前變成了乖乖牌，而且還乖得不得了，果真是一物剋一物呀！

扣好釦子後，俞朔晚淡淡一笑，「難得你會留下來等我，我去換下球隊衣服，你就跟我去買菜當提菜小童。」

「噯？要我陪妳去買菜？」

「是呀，有什麼問題？」

凌軾央原本得意的笑容微微一僵，馬上打哈哈的轉身想落跑，「我想到了，今天功課有點多，不早點回去寫的話恐怕會寫不完。」

「慢著。」俞朔晚輕鬆地抓住他的書包背帶。想跑，沒這麼容易！「我說你這個大少爺呀，平常就吃我的，連碗都不必洗，現在只是要你一起跟去買個菜而已，就想要懶跑回家？」

「可是我真的……」

「不去？那好，今天我家不開伙，反正爸也在忙實驗不回來吃飯，你就滾回你家去吃泡麵吧。」

「……」

夕陽西下，走在回家的路上，凌軾央是一臉的無奈與認命。

俞朔晚可是打定主意要他這個大少爺吃點苦頭，所以買的所有東西全都讓他一個人拿，她則輕輕鬆鬆的牽著腳踏車走在前頭，心情好得冒泡。

明明腳踏車就可以放東西的，狠心的小朔呀……算了，他大人有大量，不想和她計較。

而且要是真計較起來，就沒人會煮飯給他吃了，唉……不要緊，大丈夫能屈能伸，這點小事他還忍得下去，根本不算什麼！

望著前方她的背影，很纖細的身體，又留著短髮，要不是她還穿著制服裙子，那可真是雌雄難辨，也難怪會有那一群女粉絲親衛隊出現。

一想到這，內心又是一陣發酸。「小朔。」

「怎麼了？」

「妳要不要考慮留長髮？」

「為什麼？」

「這樣才有……女人味。」

不知道為什麼，凌軾央突然覺得有些尷尬，心臟還有些怦怦跳，就像是情竇初開的小夥子一樣。

他奇怪的偏著頭。只不過是一個建議而已，他自己一個人到底在害羞個什麼鬼呀？

「我才不要。」俞朔晚想都不想就馬上回絕，「留長髮好麻煩，要常常整理，況且打籃球根本不適合留長髮。」

「誰說的，妳的隊友明明就有留長髮的，這才不能算理由。」

「反正我就是覺得麻煩，每天都要綁頭髮……」

「大不了我幫妳綁！」

「噯？」

凌軾央此話一出，俞朔晚馬上訝異的轉過頭瞧著他，要不是現在天色已經暗下來，她就會發現他臉上異樣的潮紅。

「笨蛋，連頭髮的問題也能和我吵，你真的很無聊。」她突然笑了出來，只覺得他是在說笑。

他可是鼓起勇氣豁出去才敢講出這句話的，沒想到她居然笑他「小朔……」

「你少來了，連自己房間都懶得整理的人，還想管到我的頭髮上頭，誰都知道你是說說而已，根本不可能會這麼做。」

「我……」

「好啦，別再拖拖拉拉的，你剛才不是在喊餓？那就走快一點，回到家我好煮晚飯給你吃呀。」

話一說完，她又先一步牽著腳踏車往前走，獨留凌軾央站在原地又悶又氣又難受，之後才邁開步伐趕緊跟上前去，沒好氣的喃喃自語。

「什麼不可能，我是真的願意呀……」

在凌軾央上國中後第一次面臨到的鳳凰花開，也就是俞朔晚要畢業的日子。

好悶呀……接下來的這兩年他都不能在學校看到她，這讓他心情非常不好，有事沒事就狂擺臭臉，而一向沒什麼心眼的俞朔晚當然也不知道他在氣些什麼，只當他又開始在耍叛逆，反正這個時期的男孩子大多是這樣，所以她也沒什麼在意。畢業典禮那一天，學校熱鬧極了，除了畢業生之外，還擠滿了許多家長及親戚，大家一起歡樂的迎接這個重要的日子。

原本該放假待在家中的凌軾央此刻倒是出現在學校內，還到處亂晃，其實他是特地來看小朔的，沒想到她並沒有待在教室內，反而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奇怪，她不乖乖的待在教室裡，是跑去哪裡鬼混了？」

該不會……躲起來偷偷啜泣吧？其他同學的家長都來參加畢業典禮，就她那可以媲美他老爸的不負責任父親還窩在他的研究室裡，連自己女兒今天國中畢業都忘了。

他就是擔心小朔會有失落感，所以才來學校，看這種情況，他過來是對的，但就不知道他的小朔會躲在哪裡偷偷哭泣。

「可惡、可惡，等那個實驗狂傢伙下次回到家時，我一定要代替小朔好好的罵他一頓！」

走著走著，他終於在籃球場發現俞朔晚的身影，開心的趕緊跑了過去，卻發現一切都不如他所猜想。小朔笑得開心極了，手上還抱滿大家送給她的花束，身旁圍了一大群人，氣氛熱絡得很。

什麼嘛！凌軾央沒好氣的噘起嘴，虧他還這麼擔心她，早知道他就窩在家睡大頭覺，睡到下午三點再起來！

「朔學姊……」粉絲親衛隊團團圍住俞朔晚，既開心又感傷，因為她們的偶像就要畢業了，「學姊要畢業了，我們好捨不得哦！」

「這沒有什麼好捨不得的呀。」俞朔晚開朗的笑著，「我只是換了一個新學校唸書而已，以後還是有機會見面的。」

「可是、可是等我們上高中都是兩年以後的事情了……」

就是呀！凌軾央在籃球場外聽了也不勝欷歔。他還要再等兩年才能和小朔在同一間學校唸書，一想到他就非常不甘心。

「要不然這樣好了，學姊以後會常常回來看妳們的，這樣好嗎？」

「好呀好呀，朔學姊妳最好了……」

親衛隊開心的手舞足蹈，簡直都快飛上天了，就在這時，其中一個女孩子有些怯生生的來到俞朔晚面前，「朔學姊，我……我……」

「怎麼了？別緊張，慢慢說，不要緊的。」

「學姊，我……」她突然深吸了口氣，鼓起勇氣開口，「我可以抱學姊一下，當作是臨別禮物嗎？」

「噯？」俞朔晚先是愣了一下，接著爽快的回答，「好呀。」

「真的？哇，太好了！」

「什麼？學姊我也要！」

「朔學姊，我也要抱妳！」

頓時之間，親衛隊開始瘋狂的吵鬧起來，爭著要和俞朔晚來個親密擁抱，她只好趕緊開口哄她們，「別急別急，一個一個慢慢……」

「等一下，我反對！」

大家錯愕的一愣，紛紛轉頭看向急急衝入球場的凌軾央，臉上有志一同都是憤恨懊惱的表情，只有俞朔晚是不解中帶著些許欣喜，她沒想到他今天居然會出現在學校裡。

親衛隊頭頭臭著一張臉來到他面前，徹底和他槓上，「你這是什麼意思，又憑什麼反對？」

凌軾央的臉色也好看不到哪裡去，他才不想讓這些女人佔小朔便宜，「妳們把小朔當成什麼了，洋娃娃呀，抱來抱去的，我看了就有氣。」

「我們抱我們的，關你什麼事？」

「就是關我的事，怎樣？」

「你……」親衛隊頭頭惱火的緊咬下唇，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要不然這樣好了，我們來比一場，如果你贏了，我們就不抱學姊，如果你輸了，我們愛做什麼都輪不到你來管！」

凌軾央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面對這樣的挑釁，他不答應就是個窩囊鬼了，「來呀，妳以為我怕妳嗎？」

「那好，我們就來比籃球！」

「噯？」

籃球？他從小到大完全沒碰過這種東西，她居然說要比籃球

看到他似乎有些遲疑，親衛隊頭頭更是得意的挑釁，「怎麼，不敢比嗎？」

真是該死的女人，他要是退縮，那他就不叫凌軾央！「比就比，誰怕誰！」

「呃……各位……」

俞朔晚試著要拉回這莫名失控的場面，卻沒有半個人理她，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成了比賽獎品被供在籃球場旁，等著最後贏的人來認領。

什麼跟什麼呀，她無奈的嘆了口氣，只能由著他們亂來。

比賽其實很簡單，他們比在罰球線投籃，一個人有十球的機會，最後看誰投進的球數最多誰就贏。

但還有附帶一個條件，如果兩邊平手也算凌軾央輸，雖然覺得這個附帶條件非常莫名其妙，但凌軾央還是賭氣的答應。

比賽由親衛隊頭頭率先上場，可別看她只是親衛隊成員，投起籃卻有模有樣，十球之中擦板進籃七球，笑得可得意了。

接著換凌軾央拿著籃球站上罰球線，俞朔晚在一旁擔心的看著，因為她很清楚他從沒碰過籃球，這個比賽對他來說根本就是不公平。

站在罰球線前，凌軾央正苦惱著該怎樣比贏這場比賽，他對於這種要跑跑跳跳的運動基本上都沒什麼興趣，一時之間突然拿到球，連要怎麼投出去都有些困惑。對了！姿勢，只要姿勢正確，力道足夠，其實想要將球投進籃框並不是什麼天大的困難事吧？

腦海中馬上浮現出小朔打球時的漂亮姿勢，他毫不猶豫的照著記憶中的姿勢跳起，用手腕的力量將球給投了出去。

咚的一聲，球打到後頭的籃框及籃板之間，很可惜的彈出來了。

俞朔晚訝異的看著这一幕，就連其他的親衛隊也錯愕不已。他真的都沒碰過籃球嗎？那投籃姿勢之標準漂亮，可不是一般人三兩下就學得來的！

第二球再投了過去，咚的一聲，這次是打到前頭的籃框，同樣彈了出去，但俞朔晚很清楚凌軾央在做什麼，他在測試自己出手時該使出多少力道。

第三球，將籃球捧在手心，凌軾央揚起了一抹笑容。測試完畢，他要開始大顯身

手了。

刷一空心入籃。俞朔晚開心得差點就要叫出來，她知道他從小就很聰明，只要他
想做，什麼事情都難不倒他，但沒想過原來他的運動細胞也這麼好。

這簡直就是天才呀！

從第三球開始，他一連空心入籃了七球，落點幾乎一模一樣，就這樣輕鬆追平親
衛隊頭頭的紀錄。

一想到原本快到手的勝利就要大逆轉，親衛隊成員個個臉色難看，紛紛祈禱他的
最後一球絕對不能進。

「嘿嘿，最後一球。」

就在凌軾央即將跳起的那一剎那，突然有個女生大喊出聲。「喂—」

「噯？」

就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叫喚，凌軾央的手突然偏了一下，投出去的球咚的一聲打到
籃框彈了出去。

「喔耶—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真是該死！」

沒想到她們居然耍賤招，凌軾央二話不說抓過俞朔晚就跑，存心不讓她們的詭計
得逞。

「噯？喂，放開朔學姊，學姊是我們的！」

「誰理妳們！」他回頭做了個鬼臉。

俞朔晚任由他抓著在人群中奔跑，看見後面的親衛隊被人潮隔得越來越遠，忍不
住大笑出聲，直到甩開那些纏人的傢伙後，他才終於停下腳步，沒好氣的拚命喘
著氣。

「哈哈……小央，你怎麼能賴皮呢？」

凌軾央一哼，「她們都能耍賤招了，我為什麼不能賴皮？」

「你也真是的，讓她們抱抱就好了嘛，這又沒什麼，我……」

「妳那麼想被人抱？那好呀，我可以犧牲一點抱妳。」

話才一說完，凌軾央馬上緊緊的抱住她，讓她愣了一下，一種奇異的感覺突然浮
上心頭，害她什麼反應都做不出來。

才沒幾秒鐘的時間，他就馬上放開手，臉上的表情還是很難看，「這樣妳總該滿
意了吧？」

她傻愣愣的瞧著他，頓了好久才又笑了出來，雖然她不知道自己剛才心中的奇怪
跳動到底代表著什麼，但他的一切舉動真的很有趣。

掏出放在口袋中的手帕，她幫他擦去臉上的汗水，還是笑個不停，「你真的很無
聊，這樣也有辦法和別人賭氣，我真是服了你了。」

「喂，我好不容易才把妳從那一群花痴的手中救出來，結果妳不但不感激我，還
一直笑我！」

「好啦，不笑你了，不過你怎麼會來學校？」

一問到這個問題，凌軾央原本氣呼呼的表情倏地變得有些尷尬，他不想讓她知道

他是因為擔心，才這樣沒頭沒腦的追到學校來。

「我……我是來祝妳畢業快樂的。」

「要祝我畢業快樂，等我回家再告訴我就好了呀。」

「那不一樣，就是要在這裡說才有意義。」

就算她的父親沒來，但還有他，還有他一人是特地為她而來的，她並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參加畢業典禮。

雖然俞朔晚不是非常明白他內心真正的想法，但看到他出現，她還是很開心，並且感到欣慰不已。

「謝謝，我真的很開心，謝謝你。」這一次，她主動伸手抱住他，笑得燦爛。

「哇……原來爸爸工作的地方是這麼漂亮的大樓，好神氣呀！」

手上提著一袋換洗衣物，俞朔晚第一次踏入卓越生物科技研發中心的大樓，最近爸爸越來越忙，忙到幾乎沒時間回家，她只好拿換洗衣物過來，順便看看他。

順利的進到大樓內，她一時之間也找不到父親工作的地方，只好隨便攔下一位研究員問路，「請問一下，Ideal 計畫的研究室要往哪裡走呢？」

被攔下的人正好就是苗嶸，他困惑的看著眼前的女孩，「小妹妹，妳要去那裡做什麼？」

「我爸爸在那裡工作，我替他帶換洗衣物過來。」

「妳爸爸叫什麼名字？」

「俞修任。」

一知道她是俞修任的女兒，苗嶸馬上仔細的打量她。

「我叫苗嶸，和妳爸爸是一同工作的同事，我帶妳去找他吧。」

「你就是苗嶸？」俞朔晚眼中突然出現了崇拜的光芒，「我有聽爸爸提起過你，而且爸爸還非常尊敬你呢！」

「真的？妳這樣會讓我不好意思的。」他又揚起淡淡的笑容。

研究計畫已經進展到關鍵階段，需要以人體實驗來幫助觀察，但想等到財團打通重重環節允許他們的計畫進行人體實驗，不知道還要等上多長的一段時間。

況且這種實驗還會遇到一些腦筋僵化、自以為是的衛道人士反對，更是會阻礙他們的進展，這樣一拖下去，可不知道會拖到幾時。

思考的眼神飄向一旁的俞朔晚，苗嶸的眼神一閃。

「俞小妹妹，妳爸爸是不是很久沒回家了？」

「是呀，爸爸常說這個計畫很重要，卻也很困難，所以才會花那麼長的時間待在研究室。」

「其實是我們遇到了困難。」他故意嘆了口氣，「少了一些幫助，我們的計畫成功之日就遙遙無期，妳爸爸也會繼續忙下去。」

「真的？」

聽到這個消息，俞朔晚馬上變得有些沮喪。說老實話，她很不希望爸爸繼續這樣永無止境的忙碌下去。

「妳想幫忙嗎？如果有妳的幫忙，我們的計畫一定會有快速的進展，而妳爸爸也可以盡早脫離這種忙碌生活。」

俞朔晚困惑的抬起頭，「我可以嗎？」什麼都不懂的她，又能幫什麼忙？

「當然可以，只要妳照著我的話做就沒錯了。」

他有預感，這個單純的女孩非常好控制，只要抓住她的弱點，絕對會乖乖的成為他人體實驗的對象。

誰也阻止不了他的做法，也別想來阻礙他，哈哈，他又離長生不老的目標更近……

Crescent